

塞上牧歌

时丁卯初夏
老缶画于北京



中国书画

28





中國書局

Li Jien yuan's water ink paintings	(2—5)
Zhu Lichung's traditional rich colour paintings	(7—9)
Qing Tianzhu's brid and flower paintings	(10—11)
Peng Xianchen's works	(14—16)
Liu Pu's works	(19—20)
Zhan Xiouzhao's works	(22—23)
Shen Daohong's figure paintings	(24—25)
Zhou Huajun's Landscape	(28—29)
Li Hua shen's new works	(30—31)
Artrsts told about the creation	
Exploring oneself universe	(6) Zhu Lichung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sts	
The Nature's Son, Come back to Nature	(2) Shun Meilan
Talking about Qing Tianzhu's worke.....	(10) Xiao Lin
The imagine beside the stone ink roller	(13) Peng Xianchen
sought for the element of soul	(19) Da Jian
Could not give reasons to be clear	(22) Wang Wei
Zhou Huajun and his paintings	(28) Jian Xiu
The concealment is too deep, The Growing is from the high base	Wu Yinqi

封面题字 冯建吴
塞上牧歌 彭先诚作（封面）

秋 声 姚思敏作（四川）



愿为中青年国画家鸣锣开道

李少言

近十多年来，四川省美术界涌现出了一批有才气的中青年国画家，形成了一个重视民族绘画传统，勇于探索创新而又贴近生活的画家群体，我为此也感到欣慰。

前些年，当四川的版画、雕塑、油画等画种相继冲出夔门的时候，我们曾经为四川的国画默默无闻而焦急过，为有人批评我们『不重视国画』而苦恼过，虽然四川美协在抓其他画种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中国画又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况且时代不同了，一切经验都不能照搬。用一句老话来说，出人才，出作品靠瞎吹不行，要用作品来说话。

四川山川灵秀，人文繁盛，国画艺术代有人出，历史上有成就的国画家为数不少。一个上亿人口的省份，没有人数众多的、有才华的中青年画家群体的崛起，国画事业就会逐

中国书画

28

主 编 沈 鹏
副 主 编 冷延梅 刘龙庭
责编设计 马海方
本期执行主编 姚 奎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印刷厂制版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 9月第一版

1989年 9月第一次印刷

ISBN7-102-00474-5/J·441 定价:8.00元

李金远水墨画	····· (二一五)
朱理存工笔画	····· (七一九)
秦天柱花鸟画	····· (一〇一一)
彭先诚作品	····· (一四一六)
刘朴作品	····· (一九二二)
张修竹作品	····· (二二二三)
沈道鸿人物画	····· (二四二五)
周华君山水画	····· (二八二九)
李华生近作	····· (三〇三一)
画家谈创作	····· (六)
开拓自己的宇宙	····· (六)
画家介绍	····· (六)
自然之子 回归自然	····· (二)
谈秦天柱的画	····· (十)
砚边断想	····· (一三)
寻觅灵魂的元素	····· (一九)
说不清	····· (二二)
周华君和他的画	····· (二八)
蓄之弥深 其发乃厚	····· (三〇)
吴应骑	····· (三〇)
剑 秀	····· (二八)
王 伟	····· (二二)
大 健	····· (一九)
彭先诚	····· (一三)
晓 灵	····· (十)
孙美兰	····· (二)

渐枯萎，后继乏人。我省已有三十多个画院，在中青年国画家家中，有的是美术学院毕业，更多的则是自学成才，其中有不少人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了。

在广大群众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要使他们成材，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二是靠我们去发现和培养。我们发现人才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做组织工作的人多与中青年画家交朋友是一个好的途径。上了年纪的人要有一颗童心，才能理解中青年人的思想脉络，艺术上的探讨应该是平等的，倘在艺术上有不同的看法就摆出来，不懂就应该『不耻下问』，我们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事实上，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常常得到别人的帮助。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在感情上、在事业上成了忘年之交。近十年来，我们为中青年国画家举办的个展和联展近百次，最近几年，中青年国画展每年达二十余个，每次展览都召开座谈会，开展学术研究和讨论，参展的画家达上百人次。通过展览，使他们的作品同群众见面，直接听取广大群众和艺术同行们的意见，对画家们的创作也起到促进的作用，促使好的作品不断产生。另外，我们还把一些好的作品介绍给报社和出版单位发表、出版，并推荐到北京和国外展出，逐步提高我省中青年画家的知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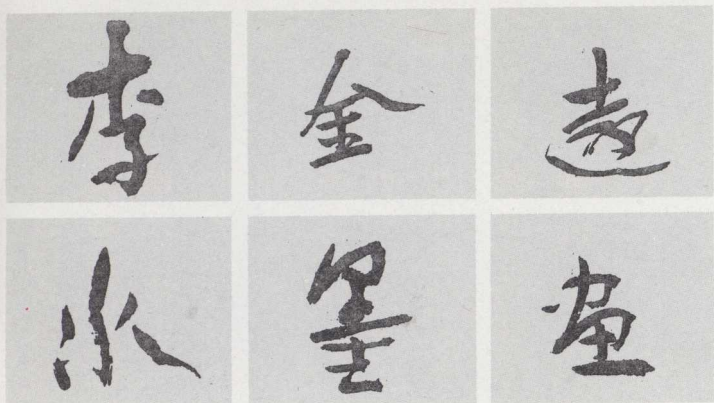
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承前启后的继承性问题。老一辈国画家对他们的启迪和影响，使中青年画家又很自然地带动着更年轻的一代。因此，我们很重视那些有成就的著名艺术家对后学者的作用，我省当今很大一部分自学成才的国画家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在老国画家辛勤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双百』方针给画家们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创作的自由环境，老一辈画家和美术院校的培养、扶助，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造就中青年国画家的外部条件，然而最根本的还是这些画家自己对艺术格外地真诚与挚著的追求，他们终年锲而不舍地勤奋磨砺，以顽强的精神从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去练真功夫。他们坚信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作为国画家，巴山蜀水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宝库。雄峰密林、雪山草地、丘陵平原、江河山涧、花草虫鱼、珍禽异兽、汉、藏、彝、苗等多民族丰富多采的风土人情，新人新事，应有尽有。他们不仅画名山大川、名花异草，而且也开辟新径，画平凡的农村、丘陵草地……生活给画家的艺术思想增添了想象的翅膀，引发创作灵感，提供生动的艺术形象；生活唤起画家们的内在精神和充沛的创作激情，给勇于探索者提供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的现实依据，使作品具有突出的巴蜀情韵和浓烈的地方特色，即评论家所常说的『川味』，犹如川菜，川剧所具有的它们突出的特色一样。

四川国画界有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在那里为国画艺术的高层次递进而努力探求着，我们将毫不动摇地为中青年国画家群体的崛起而鸣锣开道。

自然之子 回归自然

——李金远的水墨画

孙美兰



(四川)



在祖国西南，孕育着一批水墨世界新人，李金远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创作灵感激湍地奔涌着，他的作品仿佛生发着来自地心的热力。自然·生命，伴随着他艰难求索的岁月，时时召唤他，催迫他，使他有时痛苦不安，有时激动陶醉；他的艺术，如同又一个自然·生命的羽化，苦涩中浸透着创造的甘露。

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赋予李金远的水墨艺术以某种莫测的神秘感。也许，这正是作为自然之子——李金远和自然对话、精神感应的结果，是大自然母亲对一颗赤子之心的独特赐与和奉献。十年间，他登峨嵋、走太行、渡三峡、临南海、过乌江、俯黄河，他永远迷醉于塔玛拉河谷和阿坝草原。对他，自然·生命，意味着无尽的灵感。自然经过了他自己的感觉而复现，叠影，主体意识和心灵又将这一切转型为另一个宇宙生命的流程。李金远的画，撷取的是这流程中的瞬间，是在瞬间里伸延的生命，画家把握的是宇宙宏观的运动变化和某种具体事物微观世相的联系，从而获得奇迹般的感觉。

艺术构成的动态意味，是李金远水墨画创作的又一突出特点，画面呈现着宇宙本体的同时，也呈现那黎明的熹微，多情的草地，浑沌的夜幕，冥冥中闪

青稞地 (98×88厘米)



光的北斗，星星和月下的朦胧，漠漠的斜风细雨，迷茫的、被云遮断的烟林……我们不仅为那横扫的斗笔、自然交错的形线空白、跳跃的色点、渗化的水迹墨痕陶醉，同时也为那艺术世界里万物流动飘移、瞬息万变的宇宙生命陶醉，从而被引进一个共鸣着的心灵历程去体验自我发现、自我寻觅、自我创造、自我肯定的审美愉悦，飞翔到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里去。

李金远，四川成都人，1945年生。他从业余自学成功为一位专业画师，从门外幽径走上一所大学艺术系讲坛，他饱尝求索的艰辛。他在《青稞地》一画的题句中曾说：“出神入化之境乃艺术之概要。”作为一个勤奋的实践者、不倦的思索者，他在大量写生的同时，时时在追踪潜游于心底的视幻意象，积累了难计其数的作品图式。墙上的斑痕，地面的碎石，树体上的斑纹，对他都深藏着艺术精神和语言符号的启示。荷塘的暮色返照，莽原的荒径小路，也都象幽灵似地向他诉说着模糊不清的语音。充满灵气和诗美的艺术构成无所不在，那流动不居的心象也就乘法式地拓展出来。画家李金远所理想的“出神入化之境”，将随着他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心思手作的求索历程，随着他强烈的个性和思维冲击力，导向以自然·生命为指归的永恒。

春 晴 (68×68厘米) 李金远作 (四川)





黑 湖
(68×68厘米)
白 云
(68×68厘米)
李金远作





路
(68×68厘米)

微雨
(68×68厘米)

二月的草地
(68×68厘米)

李金远作



画家谈创作	画家谈创作	画家谈创作
开拓自己的宇宙 朱理存 我爱画工笔画 1981年我与马振声曾合作过一幅水墨画长卷，虽选入全国美展，并获了奖，但总觉得没有过瘾。后来，我将此画的局部按自己的想法画成了《踏歌图》，在展览会上受到了同行们的注目，这就是我的第一张工笔画作品。从此以后我又画了一系列的工笔画。 “工笔”这种绘画形式，并不是我原来认为的古老、陈旧、不能表现新趣，相反，工笔画那抒情的线条，平整的色彩，丰富、细腻的表现方法，以及装饰性的效果，很对我的口味。工笔画的胸怀很宽阔，可以较方便地吸收油画、版画、现代绘画、民间绘画等姐妹艺术的营养，因此，这种表现形式有着巨大的潜力和能量，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我画工笔画是“找冷门找对了”，只是这种形式对我来说很自由，可以较痛快地抒发情怀。 我很喜欢水墨画的意趣，但自己画画时，总想表现生活中更实在、更热烈的东西，犹如我虽然很喜欢音乐家的大雅之章，但优美、淳朴的民歌，更能使我动情。 我信奉“心诚则灵” 画家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比一般人的感情更强烈：能爱、能恨、能同情、能激动，并善于用绘画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能设想一个思想贫乏，对生活冷漠、无动于衷的人，斤斤计较、不能通达事理的人，能创造出感人肺腑的艺术作品来。 画家又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用朴素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出于虚荣	心理，言不由衷或赶时髦的作品，是没有艺术价值的。“真”是美的灵魂，真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东西一定是出于“真”。 有人说：“你的画很有特色，你找到了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心去观察和思考，认为怎样美就怎样画，在画的过程中运用和创造了适合自己意图的表现形式。这，大概就是“我”的自然流露吧。 我爱看别人的画，寻求他们的思路而得到启发，但别人的高明，总是不能代替自己。 对美的事物和形式有明确的认识和见解，才能决定画什么和怎样画，这是个艰苦的思考过程，多思是取得成功的第一步。在表现时要创造自己的语言，摆脱别人的观念束缚或突破自己的习惯方式，这就更需要勇气。首先，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有经验的画家，画每一张画都当做自己的第一张作品那样热情、认真地对待，执著、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自然美和理想美的结合 我崇拜自然美，但在作品中不以再现自然为目的，而是冥思苦想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想，弃舍自然中一些多余的东西，将最美的因素集中起来，夸张一些部分，减弱一些部分，按艺术的规律，重新组成一个新的整体。 艺术的美是理想的美，它简洁、概括、明确而有力。一般人认为我画得很细，其实我很注意概括：包括构图的概括、造型的概括、色彩的概括等等。但是，我认为	需要仔细刻划的地方就不惜笔墨，力求淋漓尽致地把它表现出来。 我喜爱自然、淳朴的美。美是一种适度感，如不够，则平淡无味；如过分，便显得虚假做作。作品的一些不足之处，往往是分寸没掌握好。想比画更重要，想得绝，才能画得好，我体会到一张好画是心灵的产物，是勤思的结果。 创造自己的宇宙 我觉得自己很笨，不灵巧，一张画要画很多天，有时一张画还重画多次。我不愿随随便便地应付一张画去参加展览、出版或卖钱。有的朋友说我“太清高”，有的惊讶我这个“马大哈”怎么画起画来有那么大的耐心。 在艺术上我尽量地追求完美。每画一张画，便当做创造一个生命，其中的黑、白、虚、实、曲、直、方、圆需仔细地推敲和经营。这个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但也乐在其中。有时，当我画完某一笔或涂完某块颜色时，会突然感到画面上的东西如宇宙中的星球，各在其位，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自己的轨道上旋转了起来，是那样自然而和谐时，真是兴奋极了，“我的宇宙诞生了！”我为一张新作的成功而激动，这种时刻往往是在深夜，只有独自享受这无尚的快乐。 我喜欢自己的每一张画，因为它倾注了我的心血。但又都不满意，正如世无完人一样，没有十全十美的画，距我的理想还差得很远，很远。正因如此，我还是追求完美，永无止境地追求着！

朱理存
工笔画

(四川)



牧
土 地



家 园



小 雨



梨花小鸟 江溶作（四川）

春树小鸟 高晓笛作（四川）



秦天柱花鸟画

(四川)



红叶秋蝉

豆篱小鸟 (69 × 4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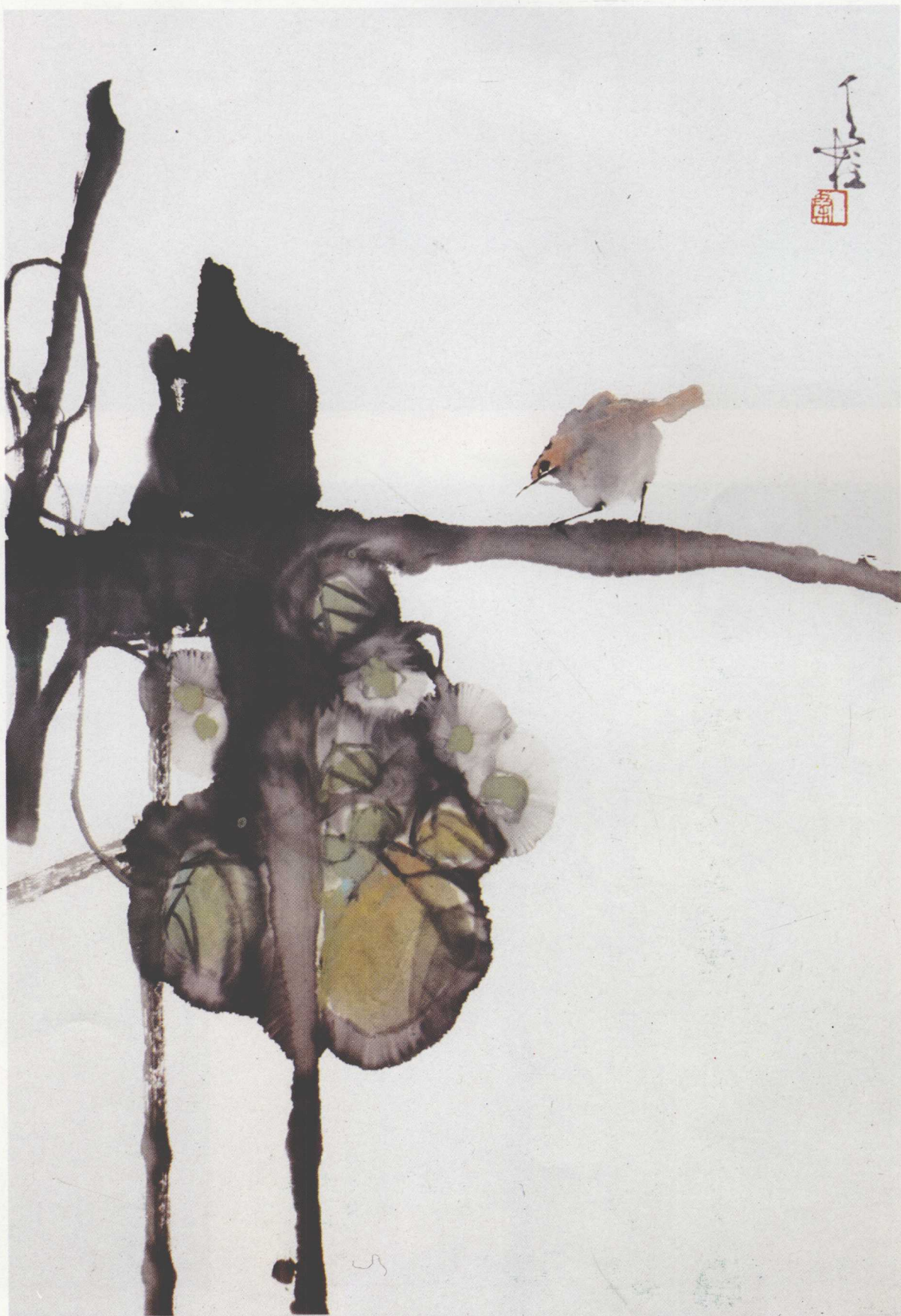
谈谈秦天柱的画

晓 灵

画忌做作，一做则假。拙也好，巧也好，粗犷也好，精致也好，贵在顺乎自然，道自己欲道之语。秦天柱作画有他自己特殊的绘画语言，即作品大的构成与气势。他的每幅画都有其主旋律，这主旋律可以是花是叶，可以是干是石，也可以是其他什么似是而非之物，具体是什么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那些墨气淋漓的团、块、线造成的整体画幅的气韵，而在主旋律中又巧妙地冒出几许激越清昂的高音——一两只灵动的小鸟或小虫，分外提神醒目，这就是“点睛”之笔的妙用。粗与细，大与小，干与湿，浓与淡的对比形成画面的节奏感，而且丰富了作品的精神内涵。

天柱的画，内敛力与外张力兼而有之。内敛不是晦涩艰深故作玄奥，而是可以让人去品味的诗的语言；外张力不是剑拔弩张借势唬人，而是一种轻松自如，一种令人心智爽畅的情绪感染。这或许就是天柱艺术风格的内核。这是他多年用赤子之心去亲近大自然，去吸收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丰富营养，去热爱人生感悟人生所聚合而产生的风格。然而世间万物无不是在变化中生灭循环，画家形成的艺术风格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艺术之树会随着养分的不断补充，雨露阳光的不断沐浴滋润，岁月的不断延续而抽枝发叶，当这树长成绿荫参天之时，你还能依稀记起它幼时的形象吗？

愿天柱的艺术之树常绿。





艺无止境
冯建吴作
(四川)

映日荷花别样红 秦天柱作(四川)



憩 (69 × 46厘米) 秦天柱作

海棠 (68 × 68厘米) 秦天柱作



朔 风
猴
张士莹作
(四川)



夏凉图 谭天仁作



寻 秋 谭天仁作 (四川)



砚边断想

彭先诚

艺术家是自然之子，生活之灵，他们的作品应如同泥土、小草、小花和清泉那样质朴而充满生命力。艺术的功能不在于如实地反映生活，而在于创造一个比生活更美、好的天地。

凡遇动心之事物，必须静观、默思，将其阉于心中。阉于心中者，不唯其形，还有其色、其光，其向背，其呼吸，其节奏，其精灵……下笔方能流露于笔端毫芒之下，洋溢于绢素尺楮之外。莫道笔墨无出处，画到禅境乃自然。禅者，乃物我、心手、神质的统一和谐，画入无我之境，方得其真味。

吾作画素不起朽、比划、踌躇更易。运思于下笔之前，临纸如临阵，作画如肉搏，恣意纵横，汗汗漫漫，一笔耕一笔扫，指头大的人头像也用大笔点成，不图形似，而求神韵，临纸非纵横恣肆不可。

在强烈的对比中求和谐。线的节奏，笔的力度，墨色的韵味，墨与色相破，渗透、融溶、流淌，面与空间的变幻，构成一种律动。大笔淋漓，不拘细节而细节却意外地精到，绘制过程中的随机应变，情感与笔墨的交融，力求作品的『无复制性』——那怕自己也不能复制自己的作品。

为了求得艺术表现上的自由与和谐，我爱运用变形的手法。我想，这样更能表现我对客体内在节奏的意识和经验。但是，我力求追索的不是变形，而是情感。线描、色彩、墨

韵，以及写实、写意、变形、抽象等等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一种力求诉说情感的语言。因此，我并不十分地看重形式，但形式又时时引导我的情感不断深化。

一种艺术程式一经形成，无论它是何等的成功和完美，都暗示了它的对立面的存在。如果没有新的艺术程式来取代，很快就能转化成为僵死的东西。因此，成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前进，总是在阴阳两极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总是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创作格局特别的作品。

绘事之本贵在一股气，气壮画亦壮，气弱画亦弱。气乃胸怀、度量、胆识与魄力的体现。孟子云：『善养吾浩然之气』，临沧海、攀绝顶、破洪荒，广游、博涉以吸入宇宙自然宏阔壮美之气以养吾身；尽阅古今中外之佳品，善于从传统中吸收营养，提高自己的学养与胆识以养精深之气。真挚地面对人生，胸中充满仁爱、坦荡与乐观，临池气粗胆壮，全力以赴无所顾及，方能使作品勃然之气脱颖而出。作品的第一感觉是气，第二感觉是技。有气无技粗野；有技无气潺弱。质言之，宁粗野，勿潺弱。

艺术的创造不可能界定一个模式，一种概念，一个范围来进行，它应当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也并非全是对必然的认识，它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成功与失败甚至无关紧要。我认为，进入这样一种境界才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牧歌
彭先诚作

好的艺术并不需要多少注解或说明，也不靠取个时髦的标题，它是一目了然、童叟无欺的，似乎只须用鼻子闻一下便能感觉到的。对古典与现代、具象与抽象、东方与西方，我均不持偏颇态度。我想，真正好的艺术是能够超越疆界的，它们都会以真挚的情感震撼人们的心灵，它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我对它们的借鉴亦持如是态度。

彭先诚

作品



彭先诚，1941年生于成都，现为四川省诗书画院画师。

1981年在成都、1987年在北京饭店艺术家画廊曾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曾参加1986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四川五人画展”，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四川八人中国画展”和“北京国际水墨画展”；他创作的《文姬归汉图》、《戏鸛》等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归妹图

王实甫西厢意

